

阅读

第533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有鱼有酒好日子

□ 半文

鱼丽于罍，鲧醢。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罍，魴鱮。君子有酒，多且旨。
鱼丽于罍，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饗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小雅·鱼丽》

《小雅·鱼丽》：“丽，两也。”此处取成群结队之意。鱼丽，是成群的鱼，好多鱼。鲧，黄颡鱼；魴，吹沙小鱼；魴，鳊鱼；鱮，黑鱼；鰋，鲢鱼；鲤，鲤鱼。诗序说：“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鱼丽》中，有鱼，还有酒。有鱼有酒，还“多”“嘉”“旨”“饗”“有”“时”，又多、又好、美味、齐备、应有尽有、随时供应。这是一场奢华的盛大的宴会！看上去，这是一席全鱼宴，可以尽情地吃鱼，尽兴地喝酒，还可以大声地唱歌。《鱼丽》是一首诗，更是一首歌，是周代燕飨宾客的乐歌。吃鱼喝酒唱“鱼丽”，真正是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我喜欢吃鱼。去食堂，有鱼必吃。下餐馆，有鱼必点。家中，亦常吃，无鱼不欢。最喜欢吃黑鱼。《诗》中称“魴”，乡间称“乌魴鱼”。买来乌魴鱼，去鳞，剖洗干净，放平，左手抓鱼，右手持刀，自鱼鳃下入刀，转平，刀锋沿鱼脊骨至尾鳍，取下半边鱼肉。翻身，取另半边。分别片去肋骨、鳍骨，去中间细刺。只留下不带鱼刺的肉，重新洗净，去滑，持刀以三十度斜角薄薄地片，一片一片，黑鱼肉雪白、晶莹，半透明，薄而嫩。

乌魴鱼好吃，有营养，就是去骨切片有些麻烦。母亲在时，连骨带肉直接斩块红烧，味道也极鲜香，只是吃时需十分小心。儿子不擅去刺，每回烧鱼，必细片，必尽去其刺。

清诗人袁枚是个妙人，亦喜食鱼，在《随园食单》中提到“刀鱼二法”：“刀鱼用蜜酒酿，清酱放盘中，如鲥鱼法蒸之最佳。不必加水。如嫌刺多，则将极快刀刮取鱼片，用钳拈去其刺。用火腿汤、鸡汤、笋汤煨之，鲜妙绝伦。”

“用钳拈去其刺”，刀鱼去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费时费力。说起来，还是乌魴更好一些。儿子吃鱼片下饭，我嫌鱼骨过细，一鱼两吃，鲜香都有。若怕麻烦，可在鱼处清摊主片好。农贸市场有一位胡姓摊主杀鱼片鱼极利索，自称“天下第一刀”，我称其“胡一刀”，每次必去他那里购黑魴。

儿时吃黑魴，还需自己去钓。截一短棒，用粗尼龙线绑一大号钩，以活的小泥鳅、鲫鱼苗为饵，傍晚连下十数钩。睡前去查看一次，第二日一早收回。偶有收获，母亲便拿来斩块红烧，父亲必喝“枪毙烧”以示庆贺，我与姐可分食一瓶汽水，一家人好似过节。可惜，彼时我不知世上还有宴乐《鱼丽》可歌。若知道，一边吃鱼喝酒，一边唱歌，可令吃鱼喝酒的快乐加倍。现在，我吃鱼，必在边上用手机放歌，放一曲《渔舟唱晚》，放一曲《一荤一素》。边吃，边挥动竹筷指挥音乐，起伏的音乐便有了灵魂，和黑魴的营养一起滋养着我。有鱼有酒就是最好的日子。还能大声地唱歌，那是更好的日子。可惜，没人会唱《鱼丽》。

想象三千年前那一场盛大的奢华的全鱼宴，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喝酒，也可以唱歌，不过，肯定没我做的酸菜鱼入味。他把那把大厨刀肯定没我的锋利，他的鱼片肯定没我的薄，他的调料肯定没我丰富，他的火候肯定没我的精准。但他的快乐和我是一样的。吃鱼的快乐，喝酒的快乐，唱歌的快乐。有人释“丽”同“罹”，意谓遭遇、遭受之意，我不同意。遭受后面应该跟着“灾祸”或“疾病”，显然不是什么好事。《鱼丽》唱的是一件好事、乐事，是好多鱼的一次聚会，好多酒的聚会，好多人的聚会。

虽然，对于一条鱼来说的确流血了一点，的确是一场灾难。但写诗的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条鱼。一条诗鱼。若一条黑魴也会写诗，那会是另一首《鱼丽》，另一个唱腔。
(摘自2024年1月19日《杭州日报》)

也无风雨也无晴

□ 来新夏

大约在十四五岁的时候，远在故乡的祖父屡次来信要我读点宋人的词。不久，还寄来几十首他亲自选集的宋词，婉约与豪放的都有。我却比较喜欢读苏轼的豪放派词，特别是苏东坡的词。虽然他的大江东去已是脍炙人口的名作，我也能流畅地背诵，但我更喜欢他的《定风波》。随着岁月的推移，经历了重重风波，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首词。它似乎伴随我走过漫长而艰难的人生道路，也扶持我度过也有风雨也有晴的若干时日。几十年匆匆地过去了。在没有纷扰和半夜静思的时候，我也还不时地重温少年时曾经读过而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诗词往往可以联想多义，也无妨以意逆志。这首苏词给人一种恬淡无争，怡然自得的慰藉。人生终有过风风雨雨，如海如磐的日子，也有过晴空万里，踌躇满志的时刻，不论怎样，一旦料峭春风酒醒，往往会有些微微的冷意，或许打一寒噤。那时，既厌烦去听嘈杂的打叶声，也已视肥马若敝屣。真想不如去过“一蓑烟雨任平生”那样的潇洒生活，以求回归自我。什么风雨，什么晴空，似乎都已虚无缥缈，只剩下迎面的夕阳斜照，辉映着一位蓑翁竹杖芒鞋，吟啸闲行。人生果能如此，夫复何求！

不管我对坡公的本意是否理解得对，但是，这首词确曾给我一种解脱，无论在明枪暗箭、辱骂诬蔑的风雨中，遭受天磨和人忌；还是在几度闪光的晴朗时，傲视嘲盼，我总在用这首词的内涵使我遇变不惊，泰然自处。也许人间还有不少坡公的知音正用这首词在对待人生荣辱与无聊闲言。因为这种境界多么令人心醉！

“也无风雨也无晴”确能给人一种淡泊宁静的情趣而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更使我想到宋代另一位词人周密《鬲江月》中的“如此江山，依然风月”的恬静。纵然世态冷暖炎凉，可那只不过是一时的风雨与晴空；归根结蒂，还要回到依然风月的本真去。望尘莫及的我终于摆脱掉风雨的纷扰和晴空的照耀，蜷缩进飘庐蜗居去寻行数墨，过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日子，平平淡淡，依然故我地笑对人生。

江山依然风月，人生依然故我。积尘扫土，遂成一集，无以名之，乃题曰《依然集》。

(摘自《一苇争流》广西人民出版社)

下霜

□ 徐立新

隆冬到来后，悄悄下在漆黑夜里的霜，不易被人察觉，只有第二天早上推开家门走出去才能发现：它们凝结在草地上、粘挂在树枝上、落附在瓦片上……亮晶晶、白净净、毛茸茸的，像一层极薄的雪。

霜是冰冷残酷的，寒彻骨。下霜时，最受罪的莫过于菜园里的露天蔬菜，它们被霜冻得硬邦邦、蔫巴巴。此时若将它们摘回去炒着吃，味道极不好，须等到午后霜化了，蔬菜回了温才行。

若是早上就要炒蔬菜或把它们挑到菜市场去卖，就得头一天黄昏将它们摘回家中，避开夜里的霜。或天黑前给蔬菜铺上一层稻草或塑料薄膜，帮蔬菜御寒。第二天清晨掀开稻草或塑料薄膜，会发现蔬菜没有变硬发蔫，精气神好得很，挑到菜市场上特别好看。

谁也阻止不了冬天下霜，就像谁也阻止不了悄然降临的困境。漫漫人生，谁的世界没有下过霜呢？下霜不用过于害怕，因为再大的霜都有化去的时候，终究能迎来回温之时。如果不想被霜冻上，可以事先给自己铺上“稻草”或“塑料薄膜”，抵霜御寒。
(摘自2024年1月25日《今晚报》)

寒夜生花

□ 迟子建

那年冬天，大兴安岭奇寒，春节前后，气温都在零下三十七八摄氏度之间。

世界看似冻僵了，但白雪茫茫的山林中，依然有飞鸟的痕迹；冰封的河流下，鱼儿也在静静地潜游。北风呼啸的街头，人们也依然忙着年。

有生命的不止这些，还有花。

是霜花！
每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拉开窗帘，便可望见玻璃窗上的霜花。今冬我见的霜花，不像往年只蔓延在窗子底部，而是满窗盛开！

霜花姿态万千，真是要看什么有什么。挺直的冷杉，摇曳的白桦，风情万种的柳树，初绽的水仙，还有呼呼大睡的肥猪，亭亭玉立的少女……

仅有这些还不够，没有光，世界是彻头彻尾僵死的，于是霜花中就有了日月星辰，有了来自天庭的照耀！

白昼中被阳光鞭赶的寒流，在太阳消失后，竟做起了浪漫的事情。
它们中的一部分，潜入千家万户的窗缝，在人们熟睡时，用月光星光做笔，蘸着清芬的霜花，在明净的玻璃窗上，点染出一幅幅图画。

有千万扇窗，就有千万个霜花的世界，因为霜花的世界没有相同的。今天你看到的情景，明天会演变为另一片景象，让你慨叹它们造物之神速。

晨曦初现，霜花被映照成柠檬色，远看像张金箔纸；等八点多太阳完全冒出头来，霜花就是橘红了的。如果此时恰好有酒杯形态的霜花闪烁其中，我就是喝到浓郁的葡萄酒了。

而等太阳升得高了，阳光照耀着雪地，天地间跃动着白炽的光芒，霜花就回到本色，一片银白，玻璃窗就成了银库了！

不过，太阳每前进一步，霜雪图就损毁一些：花瓣凋零了，树木枯萎了，河流干涸了，房屋坍塌了。

动物少了四蹄或是尾巴，犁铧残破了，玻璃窗像是心疼什么人似的，漫溢着霜花的泪滴。

阳光把这样的泪滴照耀得晶莹剔透，如果说冬天也有露珠的话，该是它们吧！

霜花在正午时消失了，玻璃窗干干净净的了！

不要以为它们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夕阳尽了，霜花又会在玻璃窗上重谱新篇。于是像我这种爱做梦的人，又有了新的憧憬。

霜花似乎很懂得主人的心思，有的时候，我能从霜花中看到已故亲人用过的东西，比如茶壶、眼镜，比如砚台、笔管。

让人怀疑他们夜间悄悄匍匐在窗棂上，听我梦中的呓语。

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失去的，那个世界又温柔地回馈了我，让我真想亲吻那片霜花，让我所爱的，再度与我的呼吸共融。

没有一个早晨，我不是与霜花共度的。我站在它面前看它，它也在静静地看我。能与心灵共通的世界，谁敢说不是虚幻的！

霜花是彼岸世界送给此岸世界的哈达，你的目光与它交汇时，就是领受了福气。

新年到来的那一刻，我凑近霜花，仔细地闻。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你还能闻到香味来？

是啊，霜花不是尘世的花朵，没有凡俗的香味。可它那股逼人的清新之气，涤荡肺腑，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人间最好的香味吗？

我把这话与身后发问的人，回首处，却看不见人影，只有门楣处的红灯笼，在寒夜里一闪一闪的，像是在跟我搭话。
(摘自《当代》新刊)

◎图片来自网络

